

書

晦屏先生文集

射

共六



晦屏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與柳叔遠 巳酉

體仁解別渡水進拜仲氏文丈得奉覽溪集攷證讀土  
室記一篇出洞言邁指點故人之居烟樹蒼蒼一別依  
然東巖泉石之勝未嘗不耿然在懷恨未得一登以覽  
也歸臥川上阻水淹滯聊和亭韻一首錄在紙末仰副  
盛囑所以必不辭而樂爲之者非但以列名其間爲幸  
欲以所寫呈鄙廬韻得蒙辱報以侈陋室頃以此意亦  
已仰囑于仲氏文耳鄙廬詩語意之倒從當依教商量



而雨谷金上舍戚兄又以數椽棲息謂與上聯相疊始知歷經高眼疵類盡見有不能自逃也起聯外句平臺上所缺今始記認乃是懸岸二字幸以此填寫奉况于仲氏丈座下如何

答李仲則

庚子

嚮者秋水方漲前江如海雖使飛鳥相過亦云難越况望得故人書乎適會其時兒曹出野得一書而來謂有行路傳之時日已昏矣急使張燈照視封面已知其為老兄七月晦日所賜書而畱滯蘇湖乃從縣北來得免為潦漲所阻也遂審夏間有一時愆度趁卽向佳區區

尉督第惟衰境筋力與年少頓異過了一番震盪難以  
昭蘓未知近日肥瘠虛實之狀視昨年何如想鬢髮日  
益蕭蕭白黑多寡分數亦何如來書不提示及此良可  
恨也放倒隊隨之歎何令人興喟不已也大抵吾輩通  
患在年少氣銳之時舉皆有此箇才分多少意思可與  
有為而輒為俗學所牽縛了及夫年齡既暮外念稍歇  
庶將收拾桑榆追補既往而亦患志氣摧頽世味轉淡  
朋友相逢徃徃容易酬酢說及向裏而夷放其實不肯  
一動心以肆其力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噫亦可哀也已  
如老兄者自以忠信通敏之次女不出家門早承鞭約家

計已成豈容有是而若體仁則譬如一箇屋子合下立  
得未正既又屢經風雨面面壞落中間雖幸略蒙大匠  
指揮得以改植頽礎扶起危柱大勢稍安而欲隨補其  
許多壞落處得成完屋則力勢漸殺歲月無多尚何望  
其無憾迄功也所以輒興喟於同人之言而冀或有助  
萬一此又如樺子持帖勸人施善得無為老兄所笑耶  
堂記固非愚陋所敢為而當深恨其相距益遠欲自以  
手字附送故不辭而為之寧有警語可相發耶篇末一  
語亦不意老兄看取若是也今以新樂工夫為不欲強  
叩則此固有病而鄙意以老兄之能已到熟處與否及

至可樂與否此非人所能與而惟老兄可以自知竊嘗  
自以此語為一篇下落歸趣為可以暗激老兄惕然加  
勉而老兄乃未能頗會此意反有云云亦可謂不盡人  
言者矣雖然道邇求遠以多問寡等語此在我為對證  
良劑前此知友固有以此相規而自家用工未親切得  
力未深厚尚未見信於朋友今老兄之言又如此敢不  
孳孳講明反身益勉以勿負眷厚是圖願老兄之終惠  
此意輒加規誨勿與相外則體仁雖無似亦當粗效愚  
見以時納言誓不替平生之義未知如何歲已秋矣欲  
一起踐約而涼熱之交疾病頻作一行早晚固未可知

未前若更蒙垂問何慰如之年來離索懷緒日孤見同人問字如獲異寶反覆不忍去手老矣不能自己而然想同此懷也

答李仲則

壬寅

承有繙閱之工此固可賀而身心之呼喚不上此亦通患不如此是藥嘗竊以敬之一字為喚衰靈丹而欲有以從事想老兄已自得之矣散稿校勘要待寫出中本此計善矣金柳諸兄僉意皆然而夏間歷臨以此遷跼此為介介耳洲上小構逼於農劇未得下手姑退以新秋而歲荒如此未知其如計否也隨分看書之暇亦或

攜筇出門涉野渡水竟日徘徊魚游鷗影亦自可娛但  
無與同好者可以共此所以每起懷於老兄而恨未拚  
邀承示謂或置之相忘之域其所慮則過矣雖然忘不  
忘亦無與於老兄而老兄憂之未知達者亦有是乎呵  
呵

答李仲則 甲辰

喪耦空訖悲悴度日老兄遠垂慰問手畫宛然辭旨惻  
怛既切悲憐之意繼辱勸勉之語縷縷滿牋若不忍相  
忘非平日相愛之至曷足以及此感佩至意無以容喻  
卽日冬寒比酷體履何似歲晏江上境界稍靜觀書玩

適之樂可占其從此益專而多少外物不復累我一毫  
世間完福寧有加是耶體仁前後幾三十年之間再遭  
鰥寡衰境情弱比前益苦然而惟以隨分省察保攝殘  
骸以不失天和為務奚足為同志憂念也淵舍當寒烈  
風難禦為便養疾入谷閉門一倍靜寂似勝敞界待春  
開日暖欲復灑掃庭宇攜書偃仰以待一二同好之來  
此為無限勝事而第念吾輩向衰各自多碍誰肯為我  
惠然共做此樂也從姪哀辭惠念及此不勝悲感辭旨  
懇惻正得誅體寧有疵類可以指摘耶遺集既經老兄  
重校想無遺憾日前直甫兄相訪說此欲復合席而鄙

意以爲頻復不已恐無了期大體已定有難輒議當商量收殺云云金兄亦領之而去未知兄意如何此惟在致道兄諒處耳

與黃景初壬辰

昨春漢城中離合擾擾太不從容至今追惟終始落在聲利場中俱不免以得失關心故逐處相逢說話未暇及他白首氣象有足含愧而平日所養可知深淺未知兄意於此獨自念何如也一年之間想容鬢衰歇異於前時而其淡於是者亦必有可叩能不向晚蕭索日有所樂否

與趙聖與庚辰

聞有威命之降不勝駭惶驚歎頃見金陵鄭上舍書  
謂趙兄事言之痛心但恐其有不平之鳴或發於樞機  
使蜮弩吹沙於其傍互相告以警之此蓋出於相愛之  
至意其言甚有見蓋不必以禍機言之有道理固當然  
者若不能恭而受之正以竢之盡排去其曾中鬱鬱之  
結而欲徒掩其不平之鳴於外則尋常辭氣之發日用  
酬應之際有不能一一存戒而不知不覺人得以窺之  
古人於此等處必以理字排過幸依而為法更自勉於  
不怨天不尤人無入不自得安以處之之道超然於禍

患之外而不以外物嬰其心則溪山之間耕田種黍課  
兒讀書自有可樂非先公所以遭憂獲譴涉險履艱而  
一不易其所操爲可繼可述之道乎幸千萬慎旃

與趙聖與乙巳

相距數百里嶺峽重阻往往翹首北望渺然如雲漢耳  
欲一奮身翼風致身於雲山萬壘之中以覩我平生親  
愛十餘年前顏範而得與之握手歡晤以叩近日所養  
之淡淺亦奚由自辨也多律殆半風霜搖落伏惟蒼厓  
高處伴棲雲鶻聽流看經意象超絕試自念近日胸中  
義理長幾分物慾消幾分少年客氣磨鍊得幾分矯揉

得幾分想必有涵泳浸灌漸次就醇往往回念或不能  
無獨坐發笑不言妙悟而此正是精微境界真切消息  
恨無由得聞其萬一也體仁孤坐淵亭光景蕭條谷裏  
斗屋募人成村聊且自遣耳近日竊有感於考槃衡門  
之詩書揭壁間坐臥諷誦而存養進修節度自有古人  
成法階級歷歷或不無欣然意會處此可以優游餘日  
無求於外向來一番憂懣奚足畱我中也所以自勉而  
不敢懈者未嘗不在此而恨不能一聽長者奇偉之論  
以激發庸庸也蘇湖李甥知欲就座下讀書可嘉然而  
看渠知見姑未及精細翫討幸須一切鞭策向裏使之

親切理會讀去庶見多少得力處也待春開欲必作北  
行此計決已久矣若無大疾憂不可遂已未知能諧否  
也

與趙聖紹癸巳

頃聞兄遭伉儷之痛爲之悲歎萬萬而山居讀書養得  
已久豈足以一時存亾損天和也此則不爲吾兄慮也  
卽日春暮服履何似想不以外物害實工近日進修之  
精益向昭曠境界耶吾儕通患初間非無好箇志尚欲  
做到遠大境界而一朝或少不幸遭窮憾患難輒嗒然  
摧沮無復一分氣力可以扶起此大可懼也兄則前此

已大不遇於時屏跡山門伯仲征邁孜孜不懈今亦非  
所慮而顧此愚劣自惟難立往往有此患故及之想爲  
發一笑也

答趙聖紹乙未

悲慘吟病中忽承手墨遠投審老兄服履有相觀書哦  
詩知有所樂吾儕好消息實無過於斯山川間之盍簪  
無期雖爲可慨然而誓共策勵日月征邁有足相期於  
無窮則此惟爲不相負也未知如何體仁侍率依前隨  
分看書雖不敢放下而每念自家所患全在知不真而  
行不力多少講說徒歸虛套想吾兄靜坐山中絕袪外

誘專心此事已久必不如此中之脫空也水旱疾疫相  
繼爲災國家蒼生之憂齋儒雖不敢自任而白屋飢飽  
亦不得不關心何莫非壞了我耶可怕可歎病中難作  
細字精寫信筆胡書全欠敬謹還切愧歎

與趙聖紹辛亥

昨冬間兄旆西爲徘徊河湖之間而不肯南向未嘗不  
悵然含歎知君子之難於踐約亦如是也咸甥之來叩  
審近日動止頗詳謂衰白甚於年前而筋力起居尚無  
恙燕養翫討之中不無來往問難門親鄉友爲築菟裘  
之所于泉石佳處功役垂成此實盛事知平日忠信仁

厚有以淡入厭服而得至于此豈但山中淳俗尚有古  
風而然耶早晚攜童冠入此室處抱書高臥歌詠先民  
入谷採芝臨水觀魚兄之樂爲能獨得天餉之福而恨  
無緣致身其間一與之逍遙探討也但距家十餘里恐  
不僂來往寢處尙趁山高水淡紅綠相映時節爲武夷  
春間計亦自不惡耶體仁杜門奉親疾病連仍隨分看  
討之工雖不敢全然放下而終始一病字爲祟閉目塊  
坐不旨而旨恐不免與省緣廢事跣趺面壁同歸也所  
居平易比兄所營築較僂而屢經大水物色變遷長夏  
滿前滄海忽作迷茫白沙境界始知氣化推遷人物消

息大抵多類此向來一番憂憾豈足介意耶嘗讀兄雲  
橋問答一篇深仰其扶正抑邪之功而末段一轉語爲  
若過於謙虛欠剛毅力撐意象嘗面對奉告一笑閒居  
漫述不無所論恨不一與吾兄共討也

與李君普

辛丑

若和姪袖傳老兄諸作謂老兄年來頗有意著述而乃  
以無似謂或有見所作幾篇詩文親自精寫辛勤付送  
欲必論列可否此不耻下問之義也體仁與老兄始相  
遇於年少數十歲之前而邇來聲問絕未相及雖容貌  
辭氣之間尚有未能詳記其淡於是者顧奚由窺其萬

一也今承謬問及此此在老兄固爲謙虛不自滿之盛德而在體仁則其爲可愧深矣體仁少愚妄嘗竊有意於爲文而顛沛衰懶優與永棄或乘閒偷隙隨分看書而左馬韓柳之馳騁忘之已久矣日用應副或往往把筆措辭而一以達意適用爲務奚暇論向背於作者軌法耶老兄以相距之遠不知近日鹵莽如此而欲取以自勵其亦誤矣然若一向恬默不肯承副是老兄不負體仁而體仁負老兄也敢不畧效愚見以獻其忠竊觀所來諸篇步武平遠間架恢闊極其博而不入於險怪導其順而不間以客氣雖無嵯峨奔汨之象而不爲無

氣非有頭臚本領之立而亦自雅潔蓋其大體如是以  
其博也而終約之以法律以其順也而終達之以義理  
固亦何所用而不宜也乃敢逐篇標題盡吾所見錄下  
帖末亦別有一說特獻望老兄之畱心加察於斯也悚  
仄悚仄

別紙

文章是儒者一事雖不得不為而要其歸則當以道義  
為準不然吾恐其無關於實用也文字之生始於書契  
而不過為當時適用之體二典三謨是唐虞適用之文  
司馬班楊為西漢時用之體何嘗有外於時用而別立

爲文耶自宋濂洛以後諸賢倡明道學文之悖於道者  
皆不足用吾東亦以是爲準士之不敢遊於義理之外  
者久矣況今老兄之文其性淳雅淡潔引而進之於道  
義也不難矣桑榆旣暮之境決不可彷徨向外何不汲  
汲反之於經訓以求其實乎得之旣深而用之無碍則  
感發興起之端固不亶如一時因文而悟道者而畢竟  
主客之勢有不足屑爲於文者矣白首相望前路不遠  
而風便相寄之書只以區區著述爲務則得無爲大君  
子之所笑乎異日相訪或又以手字相寄而不以愚言  
爲妄有一分採用之實則是體仁爲不負老兄而將與

之相期於無窮雖不源源相接亦何害於相信也惟老  
兄裁察

答李君普壬寅

十月初獲拜八月五日書族孫之來又拜十月二十四  
日書前書後書重疊相繼而長牋短幅滿紙縷縷非相  
好之出尋常萬萬何以及此伏審寒沍客中起居神衛  
慰仰區區寄示盛作諸篇每每謬辱至此愧歎則深矣  
讀某書看某文愚昧何敢容易開口而謂方讀大學或  
問老兄已自得之矣爲學之法自有次序須先從四子  
著力然後可以循序漸進而大學爲初學入頭必先就

章句熟讀知其實爲羣經之綱而三綱八條之工井井  
排立如八間屋子知行始終知不可闕其一然後乃可  
以就讀或問而驗其義理之精博舍章句而直就或問  
者亦不幾於先泝其流乎慮衰老之不能周盡而欲徑  
趨要約則實無此理日暮途遠雖當汲汲前進而何嘗  
有一蹴徑造苟趨捷路而得者乎朱子曰苟得十許來  
年何書不讀此語當玩味觀老兄詩曰世皆榛塞爭趨  
徑誰復川流任障濤體仁實有味乎此語也何其發於  
詩則能識此而欲反而求之則乃反自犯其戒也徑趨  
簡約之弊或問中已痛說之凡可領會須勿以老病日

短有諉而循序漸進無敢少懈必使秉燭之工終有實  
得可觀此朋友之望而不但區區爲隨俗之說千萬諒  
納幸甚詩文較前進格可賀然而旣欲有意於傳訓必  
要得力則亦有所不暇於吟哢幸勿過用心力也信筆  
及此只切僭冒

答李君普

戊申

去年聞老兄失登龍之子爲之愕然悼惜而計今日月  
漸遠期制奄闕未審慘毒以後老兄榮衛豐悴飲食起  
居之節比前何如也幸不大段摧落一朝頓異否族孫  
之來聞平日佔畢之勤未免因此漸廢往往悲吟悽楚

有不忍聞者年少口傳雖或未的而槩想其不能處以  
平實何令人不免失所望也氣化參差脩短不齊若寒  
暑晝夜之過前而有不容人力於其間此直是無可奈  
何處西河失明豈不可戒耶况念吾年齡已晏前路無  
多這問光景把翫詎幾惟將一種悲歡付諸造物而已  
要自保合冲和養真樂天涵泳優游歌詠先民以終餘  
日尚何足以不平之思橫在肚間徃徃發為林蕪聲之悽  
惋以自摧損耶意平日得力或有未濼而自貪淫著迷  
之日乃不免玩物喪志沒了主宰一遭慘界輒被壞誤  
有未能自定而然耶相愛過憂安陳及此乃不以故人

知子子不知故人見訶否書不盡言只增瞻悵而已

與金中立 巳丑

杜門寒郊歲色忽改懷我同心耿耿如夢卽日新正伏  
惟靜候神衛體仁每念年來外氏不幸宿德先進次第  
零落後生來往無復可依親友之所相期德門之所屬  
望未必不專在從者眷眷也顧此無似情義自別安得  
不以平日所望於先長德者望於從者而竊覲德性淳  
厚任用真率者文讀書以涉獵汜濫遮眼破寂為主此  
不能無疑而欲一與相論未知近日規模有與向來不  
同者否恨不由從容相討以叩萬一也仍念前秋歷叩

衡門不遇且歸兼有感昔之懷吟得一首詩而未及相  
告茲以錄呈覽之足以知當日所懷也并照辱報幸甚

答金中立

甲辰

秋間蒙辱垂問為體仁遭仇讎之痛而特加傷閔辭旨  
惻怛竊惟平生故人情念自切窮途相憐固應如是而  
恨未能即脩覆書以謝厚誼也即日冬寒謹未審靜養  
啓處如何白髮相望拚拜未易寤言興思日甚一日未  
知近日顏貌神采鬚鬢實黑白分數比數年前何如而盃  
酒風致尚無減於少時否桑榆晚計乃或漸向親切靜  
坐讀得古書有味否或時與村秀才子來往講討策勵

成就以自樂否來書切於憫人而不暇自道不畧提近日所從事以相警勉良可恨也體仁年踰半百再作窮鰥同堂之內至戚相連平生奇愛如駿蹄玉樹者亦奄化風燭一身孤畸若開桑海將何以爲懷也然皆屬旣往光景豈以一番憂戚過自摧傷耶谷裏新庄募人成村乃足以寄我家室薄田歲收可支臘前無飢淵上小亭境界淺薄別無勝賞而功役纔訖偃息有所課兒應客隨分看書風日恬暖溪山靜明輒攜筇緩步陟降原阿聽流觀魚此足以優游自適而第惟法門摧敗吾黨日孤運值陽九天奪滋甚金直甫豈不誠可惜也黃景

初亦胡爲不救耶白首同衰志業易墜扶策維持之道  
未始不默與相期而一朝至此若虧半體日暮途遠恐  
難自立安得不恤然懷懼耶來書眷眷若與相吊尤不  
勝潛然攬涕也然亦已矣惟一二存者相與勸勉收拾  
殘景爲母負九原之計而亦落落相望會合無期惟在  
各盡其力母敢少懈時因便風寄書相問以講討所疑  
乃非古人所尚耶瓢谷柳上舍兄弟近日安否何如想  
相與來往有所資發而恨無由得聞萬一也

與金直甫

壬寅

卽日涼雨滌炎伏惟竹館深處對書哦詩日有佳趣體

驗操存之工未始不隨事著力隨時自勵使吾師門欲  
絕之緒庶得有以不墜於他日而平生所學可以少試  
其萬一區區友朋之望寧有過於是耶體仁杜門荒郊  
意想日孤江上縛屋之計夙願所切不計歲侵力屈斷  
然經始僅構得三數間而失於會計財力俱竭滾穴方  
劇此則古人已不免矣况此迂愚一窮儒乎光陰幾何  
而靡弊於事役客氣盛而天理微一言未終而覺其有  
過言一事未終而覺其有過行者此不可不十分警省  
處而亦只是誦古人之名言而已寧有實得力可言耶  
灘聲山色境界不惡日夕盤旋於其間恨不與同人共

之而亦恐奔走雲路意象自別或不以爲迂愚而哂之  
耶

與金行可宗道○壬寅

衰境分袂倍覺黯然諷誦隱侯之詩而歎古人之先獲  
我心也卽茲煖熱謹問老兄靜養何如旱魃肆虐物情  
洶洶眈眈韋布難免窮餓想君子平日固守之節當際  
此益勵而亦非一人一家之憂而已安得翹然忘情也  
體仁事育之暇乃或觀書翫物而只自消日而已寧有  
意味可言耶齋銘之托本非愚拙所堪承而念故人以  
我爲相好欲得一言則此意亦不可孤試草數行語爲

銘謹此付呈有未足仰副盛意萬一覽之想亦發一笑也第念居窮處泰其道一致欲實有所固守於其間則非平日得力於義理者不足與議若只以一箇固字把作題目強忍堅守則吾恐其未必能固而適足爲心恙豈不猶念中者之反爲中字所累乎故於銘語中竊以讀書講義爲第一義講之旣明而得之旣深則庶將漸至可樂而自然忘了窮字尚奚論所守之固不固耶想老兄平日固已有得於中而志氣衰倦恐或爲一窮字所撓以此欲仰勉秉燭之工而亦欲以自勵實相扶共進之義也未知如何

甲辰  
卷之六  
二  
答金士澹乙巳

天寒水上風霜搖落閉門山樊獨坐懷人每念春末東  
井之遊忽忽已半歲事而一區林壑頽然入夢未知約  
中同志果已先我著鞭爲前驅首事計乎已能攜家入  
洞突兀起新屋否漠然不相聞未嘗不來往在中也乃  
忽見故人解此先辱以書伏審靜養神衛慰幸而第惟  
蒼松一壑圖書滿室俯讀仰思晚工專靜必有日夕自  
得之趣妙契於黃卷中而何不畧提及此以相警發耶  
可恨可恨體仁奉親絜幼碌碌依前淵上小築境界淺  
薄別無可稱日間有數三童冠來受課學知友亦往往

相訪得與警發款吐遇風日溫舒溪山靜明輒攜筇緩  
步寥然獨往歌考槃之詩詠衡門之章陟降容與尋梅  
觀魚返而入室陳編滿架手焚鑪香整襟對案讀朱子  
書十數遍間以考諸賢遺籍隨意玩討清夜孤坐誦古  
人名言如四勿敬齋夙興夜寐夜氣箴等篇詠歎玩味  
反復不已此足以優游餘日自適無求也然人生惟隨  
地自娛耳亦豈終係戀於此耶名鄉山水寤寐入夢第  
一爲名勝可居其次與同好卜隣待諸賢定頓後從當  
假東隅近溪一片地藉成數椽屋子此意已定豈終相  
誣耶惟洞裏無水石可處嘗觀洞之南越小麓幾步有

一局窈窕寬閒眼前白石籠山隔澗相對望之甚奇足  
以卜築藏修曾雷意看取否嘗與李兄仲則指點擬議  
而不忘于中卻恐非力贍者不能辦也

答柳仁伯 辛亥

朋友道缺絕久忠告責善之言有未得聞忽憑遞優遠  
辱情訊以病拙向來有一番不忍當之境滿紙眷眷不  
暇出一語直以責勉慰諭爲急多方援譬辭旨警切此  
古道也感誦欽歎豈容盡言矧伏審際茲瘴炎歡養有  
相區區仰賀體仁禍厄偏劇瘞子哭妹淚眼未霽晚景  
苦懷蓋或有不可堪忍處而不以無益害有益平日誦

此言已久豈終爲友朋所憂也曠達之教所當感佩但  
這話頭有所從來卻恐爲病不若知命順受心無畱滯  
等語爲得平實耶一疾三年當暑倍劇閉門塊坐不敢  
近風暘看書對人往往失其真面霖雨成漲江海連簷  
亦無由扶杖臨高極目縱觀似此意象不免與省緣面  
壁同歸若不於主敬存養之工真實得力懼或爲墮頭  
尋春客此可戒也雖然惟在自家用工如何其虛實真  
妄豈足向人分踈耶

答柳仁伯已巳

杜門山樊朝夕垂死一書口號優作大事非大用意大

振作難以自辨以此時或有僂向北而不能以一字相  
寄卽蒙不較先施滿紙辭語殆若奉晤非君子之篤於  
故舊何以至此矧審際茲獻發茂膺難老一向神衛仰  
賀萬萬同儕云亾乃亦理之常謂之何哉顧茲殘喘亦  
當隨分養疾符到卽行而已第於未死前幾箇月日惟  
當以衛武公九十歲做爲法豈敢自棄耶但阿堵所患  
比前無減無以任意看書往往閉目塊坐欲提誦平日  
所習文字而亦茫然不能記起所謂捐書絕學白地成  
佛者未免相似寧有可言耶

與鄭昌伯 庚子

年來知嘗曩往蘇湖而未蒙一訪不能無介介于中  
日秋濼伏惟起居冲勝相別之久倏已多年榮衛相  
憔悴鬢髮想益蕭颯志氣能不與之俱衰否晚工過  
有不得不百倍致力此不佞之所方恤然含傷而往  
興懷於同人者也年前錦門精舍四大字蒙辱書送  
珮珍藏趁此年豐無故乃欲下手經始而第其基址  
便改卜於水上數十步許是不爲洞門而只是滄洲  
岸故欲改號曰錦洲精舍不得不更煩故人幸不憚  
番勞撓復惠四字使之輝映江山則不但老夫將沒  
觀瞻草木魚鳥當與被其光何莫非吾故人所賜也

真南下暫此付書而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况握別  
又無期耶臨書悵悵

答柳士極 塗○甲寅

杜門山樊吟病孤臥忽里中番卒千里奉書而歸謂嘗  
分屬直所日周旋出入於門下爲誦其直中起居狀甚  
悉且言辱詢此邊聲息眷眷不忘記可見其篤於情思  
不以閒忙遠近有間而滿紙縷縷手畫宛然若更拚晤  
令人驚喜繼以感歎白首遊宦屢經寒暑神扶愷悌動  
止清裕直所清幽不妨讀書君子仕優之學未必不隨  
處著力爲應時需用計多賀多賀體仁阿堵之證逐年

彌苦論文講書有  
日用翫適之樂豈  
往往攜筇理屣陟  
不及知之妙則有  
及此耶德門二妙  
重疊豈獨爲一門  
驚悼不已而權兄甘  
亦云幸矣日夕從游  
樂欽想欽想

與柳士極用

豚兒鼎輝歸自美洞謂邂逅管謁於客中且傳韶顏不  
垢神彩朗然跨馬來往惟意所適未知何修而乃特如  
是康寧耶古者仙翁有號稱河上丈人今居在河上而  
黃耆无疆依然作地上仙老前後一仙翁幻現度世至  
今無恙自在耶即日冬律伊始謹問令體動止何如大  
江之上風煙捲舒光景浩蕩竊惟隨時取適遣興言志  
想有靈真歌曲之作與世俗哇音不同而顧此癯殘落  
在冗白仙凡相隔渺如蓬弱雖欲得聞一闕聊滌鄙吝  
烏可得也寂寥山樊杜門孤臥衰病垂死哭盡朋親而  
晚谷翁又奄作古人孤懷廓落若無以自聊逝者已矣

而存者亦無由際接落落相望餘日無幾安得不恤然  
增懷耶聞美洞書塾有坡州金學士元韻和者甚衆瓊  
律亦在其中令意勤至爲主人從中相引送言求和自  
惟疾病衰朽不事吟哢已久而旣辱謬懇又不能無感  
於學士遺蹟龜勉構拙錄呈別紙惟冀俯覽見哂

答金季範

乙巳

薄暮相求乘月渡水聯枕江皋一宿穩叙此意何可忘  
也還稅未幾又辱清札辭旨歎懇兼寄眎馬上佳句非  
故人相愛之情出尋常萬萬何以及此乾鰈之餽吾儕  
晚計一般清素豈有餘味可以及人耶况山居啗菜習

性已成實未知梁肉之勝似葱麥或未諒及此耶仙凡  
高人之句只增愧汗殘年拙計偶占江岸所居未免超  
絕而顧惟自家曾裏塵滓未洗仙流高處固非可擬而  
道在卑近貴循平實亦奚嘗要爲高人耶好笑好笑秋  
至埃黏熟魚肥趁月踐約足以酬一番佳興切切仰  
惠韻忘拙仰報惟冀一粲

答鄭上舍履寅○庚午

秋冬之交氣候不適重侍履用珍謚嚮慕旋切高靈行  
旆已訪青泉翁否果有奇論足令人激發否昔蘇灑濱  
年十九上書韓大尉欲盡天下大觀今執事當其年果

無讓蘇灑濱乎青泉無讓韓大尉乎嚮者高旆從此還  
爲雨師河伯所戲行李艱危是雖主人不能繫駒投轄  
亦由執事拂挽固發以致此滄浪之責卒有所歸矣當  
時行旆到屏川川雨後波悍且無船爲執事計者固當  
從此復路還宿樊廬待明日歸明日雨復明日歸復明  
日雨復明日歸自五日六日雖至九日十日可俟雨晴  
水落無憂然後始歸胡爲望望然冒險不愛身且夫徒  
涉雖安流順波非勁壯者不敢爲况怒濤衝突者乎雖  
水至腹不敢爲况腋而肩者乎一猶不敢爲况於再乎  
三乎是亾與鄒孟氏巖牆之戒相違乎是亾爲知命者

所誚乎體仁固總髮者出入不頻故不會涉危蹈險用  
是爲執事獻規亦用自規微執事將無以發吾狂言也

與鄭上舍丁亥

春寒尚峭侍履萬重否體仁只是依舊看文字雖不敢  
自廢亦未能專致拊循平日所爲則本末緩急之序未  
嘗不錯料而逆施之今纔七八分休歇而所以移其力  
以從事者又不得不爲外撓所奪得之不濳而存之不  
固養之不久而積之不厚發於言語事爲者輒覺罅漏  
百綻往往可駭若得彊輔如執事同處則其相規麗澤  
之道必有與之相長而忘我實多終不肯顧安得不爲

之深歎耶

答李德而萬運○戊戌

嘗見謂孔子待曾子真積力久始語一貫而朱子以無極太極之妙遽望初學以圖說首近思錄殊爲可疑其說縷縷尚今可記未知近日所見於此又如何積累涵泳之工終有所不念乎此而一朝渙然開悟則或不免獨坐發哂而乃將覈其所異覩其所同未知如何又聞左右近日頗留意吟詩信然否吾儕通患其始也汨於場屋幸而了此則又專從詞華走了組綴吟諷無一人肯回頭向裏者斯文之所以寥落而終無可告語也左

右嘗念得及此否自惟老拙才志極劣區區俗學尚不能及人而乃敢開口語上若自有所爲得不爲先達者所笑否慙報慙報

答李德而 壬戌

客冬蒙冒寒歷訪坐席未煖立馬催發殘年一別只感沈隱侯詩意其後豚兒歷便獲奉情訊慰感良深便因頓阻迄未奉報慨我寤歎不勝耿耿卽日春序殆半伏惟靜養萬重年及旣耄外念漸歇專心向裏隨分加工或不無獨得妙悟中心悅豫境界而落落相望末由與之相叩豈非臨死一恨耶體仁衰病沈淹與歲俱深頓

覺前路漸窄惟將符到即行而已近日偶讀詩小雅至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一章不無反躬意會處閒居養疾之  
暇徃徃諷吟過了一兩番竦然若有警悟朱先生所謂  
曾子一生工夫皆從戰兢中做出來者豈非的確至論  
乎垂死殘喘萬念俱灰杜門屏跡以是為家計想聞之  
或有所默契而為之發哂也

與任公弼輔

甲午

近日潦雨僉孝履何似夏間轉辱寄語謂或有遺札所  
藏而欲即封還蓋平日徃復承誨非止一再只緣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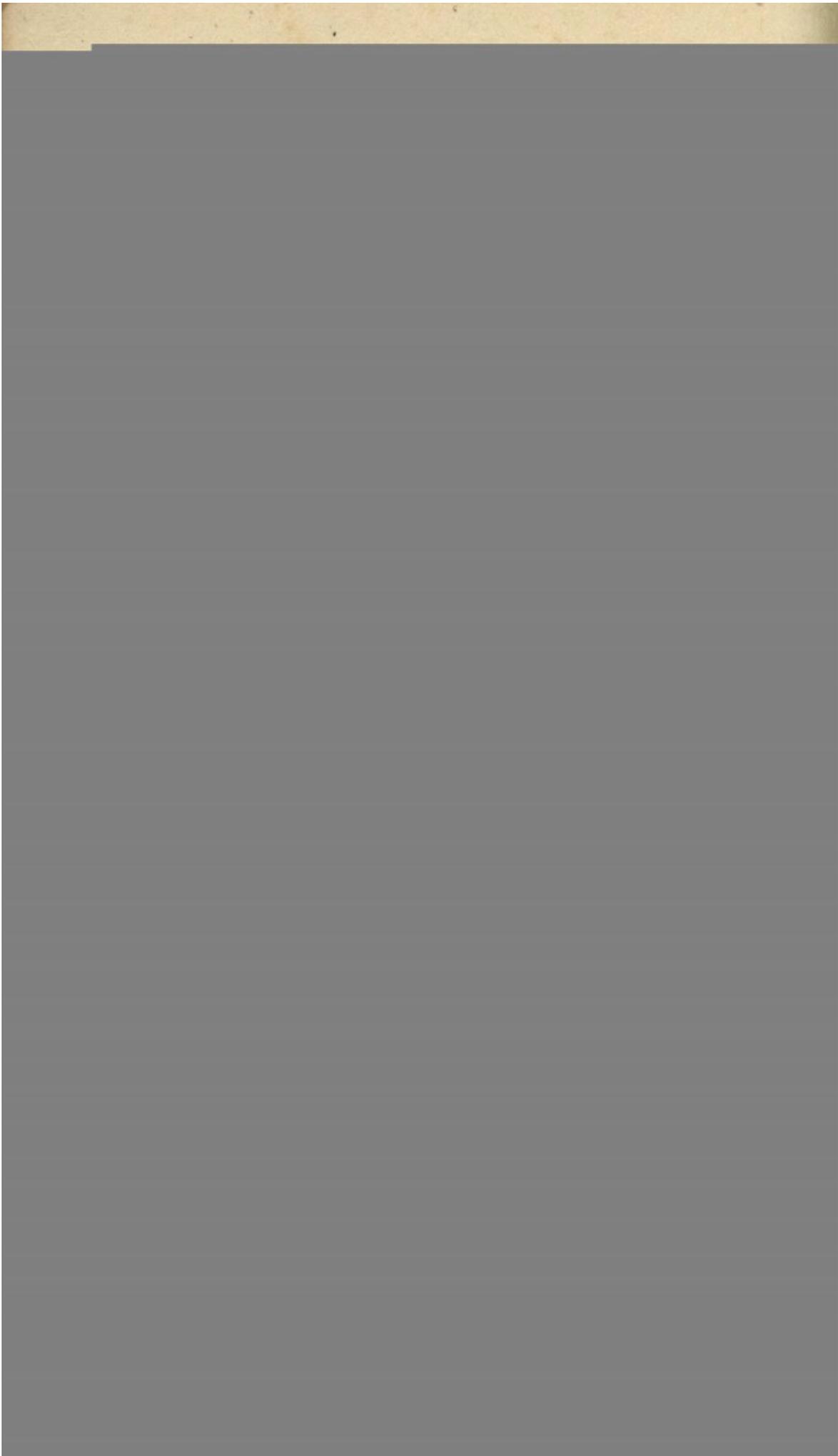
愚昧不謹藏書所存只是庚寅十一月所承書而紙頭  
一面為迷兒所裂破不得不帖以新紙煉灰煉灰竊惟  
日月寢久實蹟易晦不即記載恐有後悔古人必於葬  
時刻銘不待喪畢者蓋有以也顧今秉筆之門道契不  
淺若及此無故之日而自修家狀一通詳載志行孝子  
躬詣泣血願得一言發明則不必更待銘碣而一通行  
狀自足傳信曷不汲汲以圖哉今欲修為家狀則亦不  
必著為一篇圓文惟在僉哀及再從氏戚兄與及門親  
坊之人相議筆削一冊合載以此請文則秉筆家自當  
隨意去取未知僉哀意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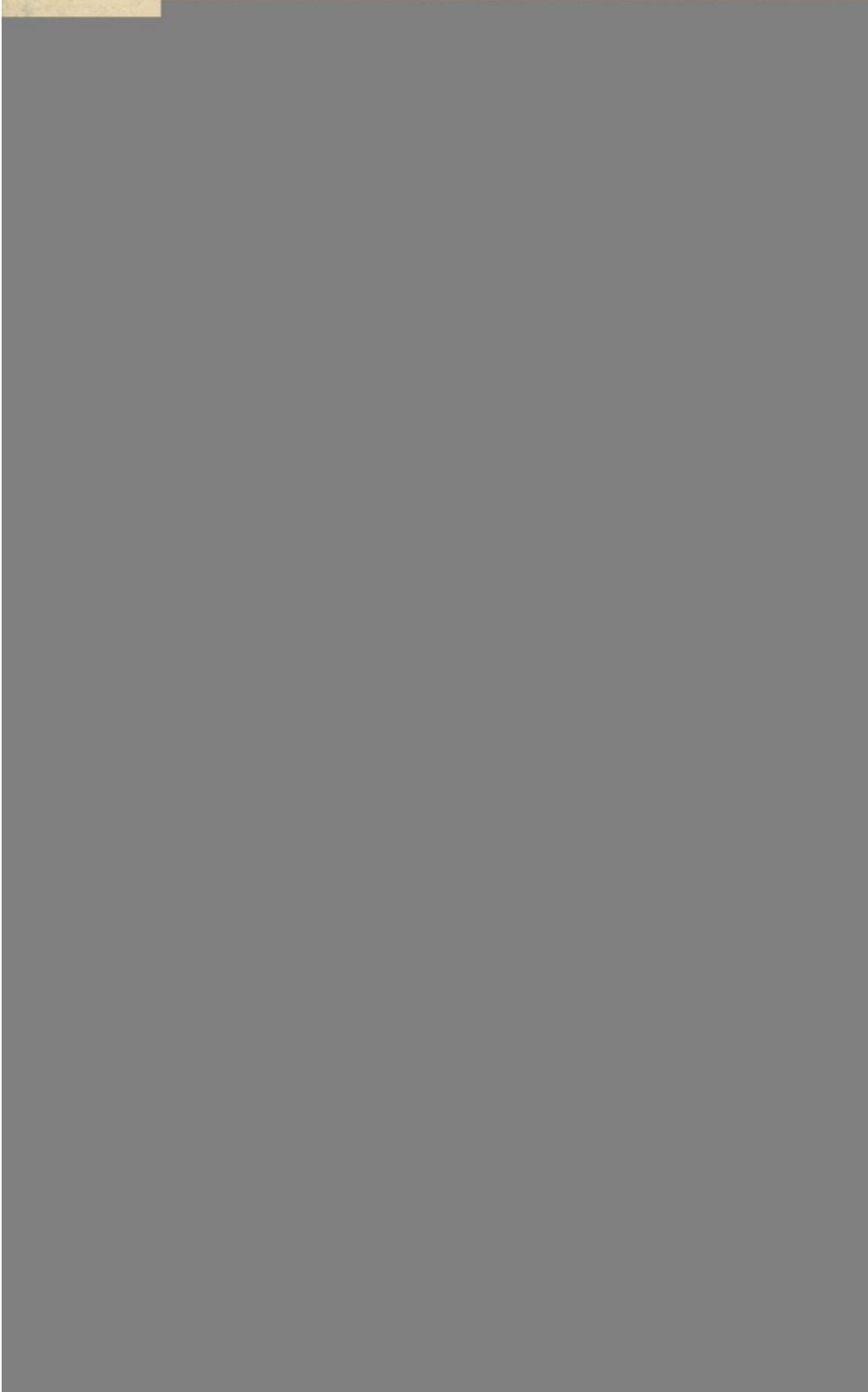
答任公弼 癸卯

卽茲新正蒙辱委人垂問審靜履神衛而賢季氏祥日  
且迫孔懷之情安得不爾也况以痘患行祀極難處重  
為之歎且無已所詢儀節向者再從氏說及於此而只  
舉村憂問之故亦只以家中無事則當齊潔行祀云矣  
今承示孤兒方犯痘主婦遑遑無暇是其難處豈非萬  
倍於從氏所云耶金上舍之說固好矣古者十日而祭  
依此退行似亦有據或者所謂因禫除之之說恐未合  
禮未知如何

與李仲綬 己亥

鄉者家兒從軒下歸以為吾兄於近思錄一書自謂有  
可疑而無問處足以見其用意篤實下工真切體仁嘗  
竊以為近思錄為書略與大學相類必先有以知其規  
模之廣節目之備科級井井間架分明有本末體用之  
全然後乃方就其中有以逐段翫究一一理會使求端  
用力之方處已治人之道無不歷歷揆驗以真實體認明  
誠兩進敬義夾持則凡千古聖賢成法無或有出於此  
者而進而博極經傳不過以此為階循序漸到其文句  
字義雖或有一二解不得處亦不害為學而且將積累  
涵泳漸次融會或因知友講論以發之或由自家反覆





時日否知嘗與李向之有并轡左顧之約過時已久非  
敢必望而第念向之晚年意象不草草聞有秉燭之工  
吾儕此等消息正不易得欽尚何已知相距不遠必有  
往復好說話可聞而無緣相叩良可恨也

答李仲綏甲寅

去年辱訊宛若款接而來往無復一書難傳至今再易  
寒暑闕然無報時一念至未嘗不惕然興慨也即日窮  
馭兄靜養神休日有玩會而賢胤昆季亦唯諾趨庭服  
習詩禮有不寥寥吾儕晚景所樂寧有過於是者耶體  
仁屏居事育隨分飲啄而落木山樊抱病龜縮環顧宇

內朋儕漸稀其幸存者亦各衰倦際接無緣往往翹首  
興思依然若夢中人盍簪麗澤未易復望安得不爲之  
興嗟也一日未死之前尚有一日之責有不敢全然放  
下惟將收拾殘書溫理舊聞反身體驗填補萬一則庶  
不至爲臨死拋棄見片儕友而阿堵受病逐年彌苦不  
得極意看破於古人文字塊坐淡房捐書絕學未免與  
陸學同歸可懼亦可笑也近日與向之亦相來往聞問  
否向之近有作醫慶翁說寄來欲必爲一言以相之故  
畧爲說後叙以遺之以陳瞽見若并覓兩作而試觀之  
亦足以當一番面晤也豚兒年少多病非無些箇志尚

























































































省故向者偶說及此乃蒙虛納欲爲一生用不窮之義  
始知愚妄一言亦有契於賢者之見而庶幾相與扶策  
永言同歸豈不深以爲幸耶雖然公私義利之間分界  
甚微析破未易所以必先要窮格以致其知想賢者從  
遊長德之久固已不迷於循序漸進之工而所謂解意  
一生便是自暴自棄及弘毅任重道遠一息尚存此志  
不容少懈等說不可不痛自存念亦區區所嘗自勵而  
病不逮者也每讀表記至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未嘗不

反復致意再三諷詠自不覺感發興起繼以傷歎顧此  
桑榆晚景前路已窄故特有所感然而年少彊壯者若  
又常存此念則所以激發於詠歎淫泆之際而惟恐其  
老之將至不敢自懈者較已衰其所得尤別未知平日  
或畱意着此否

答趙恭甫乙卯

每念左右以耿介之資端一之志奔泊東西不遑寧處  
挈家寄寓於窮山僻峽之中未嘗不為之興喟也客臘  
初間忽得至月廿六日書恍惚擊讀疑若夢寐而寂寥  
孤臥討復未易雖欲卽報數字烏可得耶歲律夏始三

陽回泰伏惟履端增祉溫理舊業隨處漸進區區慰賀  
來書縷縷瀉出衷曲足以仰認相念不遺之意而又見  
其始終堅苦之志有不以顛沛窮窶易其所守至以雪  
裏凍殺露地著睡等語隱然有所自勵而懼或失墜平  
日相與固知有雅操之不俗而乃今於窮途中畧驗其  
實豈不深可欽賞耶第念心是活物不可使有一毫礙  
滯若既到莫奈何境界而有未能坦然自處輒向人過  
自傷歎踈踏不安則是不幾於長戚戚者乎始知君子  
爲學先從辛苦不快活處做得而所以必發舒休養不  
令志氣局束者亦豈無所以也今高寓所處乃適在周

王近地形勝甲於東南而其下流佳處想亦不無多少  
可觀屈首研討之餘若試向此中取適往往攜筇緩步  
倘佯遊覽以瀉幽幽鬱則亦足以擺卻憂惱助成冲和與  
本源涵養之工庶將內外相發得力最深凡前日礙滯  
蘊結於中而不能自己者自不覺七八分消散去豈終  
止爲貧窶憂戚所重壓了若不能擡頭耶如體仁者白  
首吟病屛跡林丘蕭然一屋子孤寄山樊初非有勝致  
之可論而阿堵受病不復看書頓廢職事舊忘新味自  
惟平日志業不啻萬萬脫空左右不料及此意或有晚  
境樹立之固而多少稱謂全不著題今年益老病益深

風江雪崖不利居養欲必移下於大村平地來示所謂  
壁立不渝於冷江之上者畢竟落在荒郊未免乾沒於  
塵垢界中豈不可笑之甚耶父子日夕相對別無歎為  
謂或有唯諾講討之樂者固亦無怪而阿兒所患終不  
快可發作無節尚何望其專意加工耶川沙翁竟失賢  
子不意其晚景所遭至於此極想平日從遊之久為之  
慘惜有不與他人等也雲山縣邈後期難卜惟冀時因  
便風復惠問字有欲相告不吝提示

答金凝之

宗駁○丙午

久旱得雨未審棗軒起居神衛家居應酬之餘亦或有

工程節度稍向靜裏日進否脫出院席可謂解去纏繞  
同堂征邁之樂正惟其時而卻恐爲夏課所撓集未知  
內外主客果何居也體仁近日意象稍覺定頓江齋清  
涼炎熱未酷雨我公私農歌四起臨流築梁得巨鯉盈  
尺炊麥膾鮮飽喫無求固亦可娛然而索居中不免鈍  
滯之憂恨不與左右者一握以資講討也冰溪水石中  
提攜來徃殆過半歲而終是有係管處未暇一言及工  
夫謝脫後又無緣相接其慨歎瞻悵誠如來喻承欲早  
晚一訪若如計可謂欣遇如夢而亦莫敢必望也來書  
意寄太過若以無似爲有足開發英少而隱然望其薰

多變化此在賢者為未免遣辭之無操縱而在此亦難  
仰報此後幸勿復為此一以白直誠心相與則體仁亦  
當竭吾知見與之提攜從遊相期於無窮未知如何

答權叔尊得仁○丙午

頃蒙枉顧繼辱惠書伏審院亨穩過行塵已遠感佩之  
至繼之以瞻悵也即日風寒雅履如何數咎庵崔先生  
奄棄後學吾黨益無依仰想所懷同之也體仁依侍而  
寂寥山樊秋氣蕭瑟未嘗不翹首懷人徃徃興歎承示  
被任事擾擾相對恨不能盡意穩討然當事盡心亦道  
理當然奚必輒要講說從容也省坪一事公私俱可念

然而若常以此憧憧關心則似過矣大小大事惟當隨分應去無將迎倚著然後得免局促紛撓庶見圓活豈非賢聖由來旨訣耶餘肉之餽特蒙眷惠非情之至何以及此然因此一事欲竊有相愛獻規之道幸不以爲咎否吾儕相與惟當一循義理之公而斷以可否無一毫苟且曲循然後庶幾不負所學而無慊於心處已待人初無二致士君子立心行事寧不以是爲準耶今一齋之投雖若甚微而在公義既無例則其偏施無名之地而自作不常之事者其不幾於曲循私意苟且相處乎此在賢者非細失在此冒受亦不安而卻恐矯激近

名遂未免隱忍奉受此亦可愧然此義亦不可不爲賢者一講矣趙恭甫情契亦平安否想日與磋切並冀征邁日進

與張履卿泰殷○巳酉

春間一書辭旨懇懇意想不凡不勝嘉尚平日相從知有才分不草草而不意有好意思能若是也况所處未免寂寥無明師良友之朝夕左右相與觀感而能自拔於流俗之中慨然有直前向上之志至誠惻怛之辭發於書牘而有足感動人者卻悔前日相與未嘗以片言半辭肯向進修上相勸而只是怱怱忽忽舒寒暄問休

咎等閒度了二十餘年也第念吾人有志者固難得而  
有志矣能不失趨向之正者尤難得或不失趨向而能  
不錯先後緩急之序者爲尤難得苟不免好逕欲速凌  
躡等節不務急先親切之切而遊心玄遠之境枉費心  
思揆影討響則畢竟於我實無一分可以需用而公然  
作孟浪無用人而已誠可懼也圖象精微此固爲肯綮  
頭臚而以左右所占地界論之則不免高遠而不急玄  
妙而不切曷若專心用力於小學大學日用身心上切  
實工夫冀見實效耶此亦由先進未有能相導而不能  
自解於蹊級門路而然豈兄之過也所未知者惟仁間

或有些箇好意而難保其真實有此志使左右苟能有  
真箇爲實意思而欲真實得聞相益之語則體也雖不  
敏庶將誦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爲同好畧陳一二與之  
勸勉扶策而相期於無窮所謂蹊級門路豈不有成法  
之可講乎此惟在領受虛實而已近間若獲一面儘有  
商量可告語或不憚一來否

與金開汝良鍵○壬子

左右以年少後進獨行古禮於積廢之後使一方士友  
得覩盛儀始信先王之道有未墜於地而况伏念好禮  
之家終受多福色憂勿藥歡養依前衆賓交賀亦有不

偶然者矣體仁騎馬出門雲海連天巖關跋涉僅以尋  
巢而侍率姑依私幸第登岸下馬來星旣歸而始覺所  
來幣束中有物胎封此何爲也左右之拔出流俗舉行  
盛禮固爲可賀而惟此一著實非所料有或未之思歟  
朋友有通財之義有賑救之道想憫我貧約而欲需一  
用有意爲此故人忠厚之意固若可感然而冠禮獻幣  
名目自異使左右若依禮以酬之則雖用錦帛亦可也  
幣物之外若別以錢穀謂救貧窮以周之則亦非無義  
也孟子曰其交也以禮其接也以義斯則孔子受之况  
此無似乃獨何人而獨不受當受之物耶外面則封以

筆墨裏面則實以錢貨諱人耳目混作禮物不免若暗地授受而揆諸禮意進退無據此在我固不容頃刻冒受而在左右亦豈宜以此相處耶數日來以此思量萬端欲還擲則恐有痕迹欲隱忍則終是十分未安在誠心相愛之道有不可不吐悉本情非苟爲自貞計也古人有或以卻之爲不恭而此則不卻恐反爲不恭左右幸相諒及此否茲以所來物付還此後若值窘急當別請受賜也

與金開汝

戊辰

主客聯翩枉顧感幸則深而第恨其悠悠未穩卽惟日

間服履珍重李兄乃卽北還否其子婦喪儀節李兄終以鄙說爲不謬否倉猝失對不無大錯誤處不可不自引追辨以破其說今人或遭子婦喪而自以舅主其喪題主面曰子婦某氏神主其後又忽喪配而其老親尚在又主其喪而題主曰子婦云云同一廟別無旁題可辨而姑婦主面俱稱子婦則其爲大錯相混不待屢辨可知論至于此則李兄之大人文不得不主其孫婦喪而題其主面曰孫婦神主蓋有嫡子則無嫡孫此雖非嫡孫婦而乃是長孫婦畢竟以主入廟而李兄之大人文乃主其家廟則必并主其孫婦喪自當無疑彼

中前此僉議可謂得之矣凡論禮須要隨處無窒碍乃是可行而衰病老荒杜撰妄對幾不免誤了重事只增慚恨萬萬幸以此意詳細通告如何

答金聖爲

壬戌

窮陰凝沍伏惟學履神衛瓊韻及小識與惠覆書一時并投璀璨盈掬衰病無聊中不意得此珍貺感幸何極第詩與識辭意勤懇甘於自砥而過於推借若有所求教者然令人反躬含愧不覺面駢自惟衰懶本極空疎顧何由激勵振拔得以仰酬萬一也顧今斯文寥落先覺已遠有志此事者鮮或得聞而竊觀來詩賢者乃特

拔出俗學場中不以向晚自劃而方有意存養欲得其  
要非平日志尚之雅有不爲外誘所撓汨何以及此欽  
尚欽尚然而欲必理會其著了甚工可得則不過曰敬  
而已程子曰涵養須用敬朱子曰未發之前是敬也有  
以主乎存養之實從上聖賢相傳心法要不出此試將  
大學或問朱子書節要心經等書讀來讀去潛心玩究  
親切體貼則庶知所以用力之方而中庸所謂戒慎恐  
懼是實敬之主乎存養者也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  
以靜爲本故非敬之主於中則其所謂存養者只是一  
死物而已恐不免爲釋氏之空寂將何以該衆理立大

本而一天下之動哉然而未發前主敬存養自是本源  
極精微工夫所謂靜中須有物這裏便難處者也初學  
未易驟語及此莫若先就日用有依據處著得整齊嚴  
肅正衣冠尊瞻視等工而格致誠正循序漸進則何莫  
非敬之所主耶故小學大學皆以敬為主而未嘗說及  
存養至中庸始發此義此亦不可不知也念賢者芳歲  
雖晏而餘年尚富苟自今委心問學真實做得則敬之  
一字一生需用不盡尚何患存養之未得其要哉至若  
末句落語所謂性中天三字卻恐未免爲病人得天理  
爲性這便是在我底天性中何嘗更有天在耶蓋說到

性字已自直窮到底若更謂有性中天則恐只是層累支離淪入空虛卻令學者或不免強揆力求穿鑿傳會其弊有不可勝言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其不在斯乎所謂養得二字亦可疑曰性曰天雖自以一理異稱而曰養曰事其字義自別故在性則只當曰養而不當曰事在天則只當曰事而不當曰養此等下語亦不可不審也體仁竊惟與人講討之法各舉當人文字提論其工夫之所當下辭語之或未安而端的指陳丁寧勸戒則與但取古紙上懸空泛論而茫無交涉者其效自別亦策勵警發之要道也故體仁亦不敢泛爲閒辭說

以要酬酢而直以賢者目前工夫之所自理會未得者  
與來詩句語所以偶失照管者爲賢者眷眷提告不嫌  
煩陳要聽可否之論不審賢者於此果能虛心領受親  
切反省不以愚言爲妄乎大率張皇千百言不如真實  
一下手霎時好意思未知畢竟有守立此古今通患而  
吾輩之所當痛戒者也然而學者論學比如農夫之談  
稼穡商賈之說販鬻同志相對不得不輒以所方從事  
者相語而未暇及他必如是然後庶得與之往復答問  
警勵扶策而此古人所以必以朋友講論爲急者也若  
不屑爲此同志相接之際或偃然以老成自處或漠然

以謙讓爲事不肯與之開口論討而一以恬默爲務則其沈重閒靜雖固可尚而終無以切磋琢磨與入堯舜之道豈不可慨耶抑或有避名爲學不事拘檢甘心自放於繩墨之外而終歸曩棄若此者亦何足道也體仁自以衰朽鹵莽之極了無平日實得于中固不敢更爲賢者謀忠而第不勝傾愛披出肝腎行或相發而不能自己如或有所未安而欲與更論幸勿以煩瀆爲嫌往往因僂寄書喚起衰頹則願比殘喘雖未卜餘日多少而一息未絕之前庶或有以分寸躋拚隨分用力垂死所願寧有加於是者耶

答鄭理卿台攝○戊辰

忽承侔書遠辱謹審棣履珍勝慰賀萬萬體仁八耄不死但見親愛之寃逝只欲溘然而已尊先狀費盡心力累次改易而耄荒之見終未究竟幸持示具眼者從公議諒處全集題目當初鄙見不無商量仰告今又俯詢顧此衰病何敢率爾斷定耶然而既曰兩先生又曰墳麓錄者終若不穩若以墳麓兩先生文集七字爲大題目第一張第一行以此極行書之第二行又低二字書墳麓錄三字第三行乃以先生所自述墳麓錄序語極行書之其外詩賦雜著諸篇依常例列書則庶或不悖

而倉猝思量恐亦未知其必當更與知者相議爲之幸甚存養說篇中可疑者竊以鄙見敢加刪去而欲不全刪於集中遂以此意畧錄於本草紙末亦須與知友議處之也

答李士彙甲子

別紙諸條一依所詢答去領覽如何至若氣質之間恐非愚昧所可率爾妄對然而第念來喻所疑恐未免誤認張子語意蓋聖人自有聖人氣質凡人自有凡人氣質豈可曰聖人無氣質之性哉但聖人則天理渾然未嘗有一氣字主張用事所以與凡人不同尚何疑哉所

謂君子不性云者非謂纔說氣質便有不好但天地之性則是聖狂賢愚之所同得而至於氣質之性則聖狂賢愚其性不同未能俱純於天理故有未足謂之性此君子所以不以爲性也如是看之則似無可疑未知如何別紙畧有所言惟冀畱意領覽因僂回示幸甚

答李春如東發○癸丑

前秋二妙聯袂翩翩來訪於寂寞之濱至今耿耿如夢也忽此匪意獲承前月十六日惠訊謹審重侍鍊玉勝相慰賀區區體仁荒年索居事育姑依而阿堵之證當暑倍劇寂寥山樊塊坐度日安得不眷言回首起懷於

同人耶平日相接固知有志尚之雅而未能叩其淺淺也今讀來書辭意勤懇趣尚不俗可見其趨向之正見解之真占得地分已自不少吾鄉寂寞習俗易渝年少後進蓋鮮向此邊興起而乃忽得聰明好箇人有志尚如此豈非幸耶書末所囑此如向聾者借聽卻愧謬詢而相愛之切亦未忍終默重堂之下既不免俯就程式之工則當依李先生所訓必要作屠龍手段不必任其鹵莽滅裂僥倖萬一而課做之間欲時時溫繹舊業點檢收斂則此意甚善蓋不待人言而已自得之矣自惟少時亦嘗隨衆攻苦而倦極昏倒之際輒以此方試之

而所謂點檢收斂不得不專靠往訓警發故嘗輒提誦  
四勿敬齋夙興夜寐箴等篇得討一邊靜地吟諷澆灌  
了神思頓覺灑然心眼忽明未知近日所拈出溫繹者  
亦不出此等文字耶大抵此事惟在自家一心所主如  
何耳若是此意思爲主而在內則詞華記誦之工雖未  
得一切斷置而終是爲客在外有不足以撓我不然恐  
賊反荷杖狗反吠主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宗人以周兄弟冕朝冕周○庚申

忽辱情札聯名特垂存訊謹審侍學增重感賀沒量每  
念吾宗黨年少中聰明文雅有足相與期擬如吾宗侍

兄弟者無多前此相從非不源源親切而自惟所學空  
疎無善及人未曾與之一番從容要相警策時一念至  
未嘗不耿耿于中大抵中原有殺人皆可採吾儒成法  
著在方冊而亦由於其趣尚之高下志意之虛實有不  
容他人一朝驟語而專屬自己分上此則蓋願與之一  
聞而未得者也衰病臨死餘日無幾中心嘉愛曰篤不  
忍漫說及此不自知止倘不以迂愚謬妄見笑否

答宋台卿癸丑

春事躑躅懷仰政切卽憑珍緘如對丰儀况審侍學珍  
衛慰釋良淡分力從事之歎奉親之下所當難免退溪

老先生嘗與門人書曰諸君既不免舉業則當作屠龍  
手段不可任其鹵莽滅裂僥倖萬一曷不以此自勵耶  
志之所存實有自立則十日之工有未足以奪我一生  
事業隨分做去此正恰好道理惟在自力如何耳傾覆  
栽培之疑其說話張皇而大要以天地把作有情想有  
意思底物事看故其疑愈深而其說愈舛恐於慎思上  
欠工夫耳蓋聖人順萬事而無情天地普萬物而無心  
何嘗有意而培覆之哉顧其理勢之自然有不得不然  
者耳大德之必得壽位乃固理勢之常而非天地有意  
爲之也章句曰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遊散則覆此

非自然之常理耶本章下小註朱子說不啻明白可據  
而辭氏所謂培之也非恩之也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  
之必然云者此足以破左右之疑而左右乃反刪去非  
字而直謂之恩也害也以致疑於天地之故爲恩害而  
有所云云亦可謂不善看文字矣理無常變而氣則帶  
數來往故以常理則裁者必自然有培植傾者必不免  
覆敗而以氣數則或變之甚而理未得循其常故大德  
之得壽位在大舜則是爲得理之常而在孔子顏淵則  
未免爲數之變推以論夫天地萬物孰不可以此斷處  
耶陳氏之說固無可疑而謂亦有疑非所謂疑於不當

疑者耶常變之說在或問詳盡覽之足以破疑也

答宋台卿乙卯

體仁寄棲江皋積受風寒抱疾已久而正月二月之間  
蒼黃殯死者數矣年至衰甚病狀如右決知其自有歸  
處尚復何竅而惟一念耿耿願聞年少相愛懋學不怠  
知所用力乃或諒得此意耶來詩穠麗可觀可知近日  
用工多在這一邊爲能長得格價而第念初學急務有  
不在此曷若專用心於經訓而要自體行乎病思蕭索  
無緣續和未免令雅意虛辱第切慚負然而所謂溪山  
我看獨一句卻恐未安雖若超然獨得而恐不免有驕

矜自高之態須取退溪集中答趙士敬書見其論宿鳥趨林只自知之句而申申貽戒則亦可以知所自警矣未知如何錦莊帖何以得聞有此耶閒居謾吟只是一時遣興豈足煩掛他眼早晚若蒙來訪覓及則或不免況眼也

答宋台卿戊午

月初獲承惠訊謹審邑憂休復學廢珍勝清坐山齋誦讀終日可想其絕去外撓專靜可樂而又自云不無微悟處令人興起不勝歎羨但未知所悟者何事悟而得者是何義若就自家一身上悟前日立心之差而乃欲

回頭革慮灑濯自新或就聖經賢傳中悟前日見解之  
差而乃能因此推驗隨處自解何莫非恰好好境界在  
者耶恨未能面討從容得叩淡淡然而觀於別紙所錄  
有足以窺其影響萬一欲將韓馬歐蘇等書一切權倚  
閣惟專心致力於大學論孟及心近以下諸聖賢書此  
誠大得力大成就之機而所以自悟者莫善於此有何  
要問於人但讀大學須提起知行二字必要其齊頭做  
去相資并進則三綱八條要不出此而論孟以下諸義  
理庶將節節分屬填補無遺一書之必為羣經綱領者  
將於是可驗而一生需用不窮乃能覩得及此耶學要

不錯門路不躡階級不然則雖沒身讀書只是醉夢此  
不可不戒也不輟日課反復熟讀此語甚好而亦惟在  
知其所以讀不必咿唔不撤聲爲貴未知如何但來書  
心畫頗欠楷正此實古人所戒恐非所以施於長老而  
有志於學者不可不先從此等處致敬雖在儕友間恐  
不必然爾

答趙奎應星復○丁巳

十月十五日書驚倒欣慰向後沒復無緣奉報居常款  
帳卽日窮返謹惟侍學珍勝體仁事育姑依而斯文陽  
九長德俱逝衰病獨立廓落無侶想海內惟晚谷翁同

此懷也秋間歷訪一宿穩討見其方新從場屋中出跋  
涉風雨逐日撼頓計一時得失之念或不免係在膏裏  
而終夜媿媿說盡多少可見其平日志尚所在中心嘉  
愛曰篤不忘既又得見手書其辭語之醜縷志意之懇  
切比面討有加平日相與何嘗激叩及此耶自惟衰病  
朝夕臨死而乃得此好年少將與之扶策相發此在我  
為幸不少而若吾奎應者以年少資性之美日夕觀感  
於門堂之內志尚固已自好見解固已不偶而乃反委  
曲致辭於癘瘁無聞之人有若求教者然豈以其戚親  
年老而謬為推重若是耶顧此晚工無實日就耄荒平

日所聞於師友者至今茫如捕風固無足藉手自立爲  
人先道然而第平居自檢怵然與感或私與子姪輩相  
警則有之有不忍終隱於相愛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固與禽獸異矣有是身則有是職有是職則有是責  
一日不死則有一日之責一日不謹則曠一日之職固  
不容頃刻放下甘自暴棄而第道有邪正教有虛實學  
有純雜儒有真僞若不先審乎其內外輕重之分義利  
公私之界王伯儒釋之所以不同君子小人爲己爲人  
之所以相殊而只欲昧然直進胡亂做去則顧奚由下  
別從違知所用力哉抑又惟習尚不齊氣質易偏病痛

疵累有各不一持守固欲牢確而或懼其窒滯不通識  
趣固欲圓活而或懼其駁雜不純門路欲平實則懼其  
或淪入汙下見解欲精深則懼其或妄援玄妙規模之  
所欲宏大而或慮其泛遠不切氣象之所欲嚴重而或  
慮其夸大白尊欲振拔流俗之中則慮其或不近常情  
欲樹立頽波之裏則慮其或矯激近名有可尚則有可  
懼有所勉則有所慮此實人之通患而亦理勢之所難  
免也故欲一循吾儒真正路脈而不雜異味不出他歧  
得以自立則非讀書窮理慎思明辨而有以自得者有  
難驟語及此此向日相對所以嘗論及儒行要者者蓋

欲其先廣識趣有所裁擇有以得見吾儒真面影響而  
知戰國豪士習氣為可戒也然而其目則合做底急先  
務行程節次則有不在是自有小學大學井井若日用  
笏記庶將循蹈階級得尋門路而次及論孟諸書有不  
終迷非此書之所可與擬也竊惟人之生也得天地生  
物之仁以為之心而以仁為全德心是一箇活底物事  
雖天下之事務紛紜吾人之酬應無窮而惟此心常炯  
炯不死在中為主故乃能流通於萬事萬務以至德業  
宣著輝光日新譬如木之生意自下直上連續漸滋未  
嘗暫息故乃卒流布於千枝萬葉而枝枝達去葉葉透

來畢竟敏系陰暢茂華實極盛人物一致內外無間吾亦  
天地生意中一物耳奚忍獨不保此使吾主人翁漠然  
如枯木哉此心一死百體無主雖云七尺姑無恙而生  
理已斷與奄奄泉下人無異豈不哀哉故昔聖賢千言  
萬語無不要人保活此心使之各致其省察克治之功  
操存涵養之道而敬之一字是為要訣妙方千古聖賢  
相傳心法著在方冊學者於是而能潛心玩究真功體  
驗有以得知用力之方下手之地則其於居敬乎幾矣  
然而心無形影敬亦無形影初學若先從無形影處做  
去卻恐生病故從上聖賢教人法門必要於日用可見

處用力而程朱論敬旨訣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  
視爲第一義奎應平日想必放認及此而其通貫動靜  
之工亦未嘗不以靜爲本此亦不可不知也今此所論  
只是遼東之豕已陳之狗而自惟平日所聞未嘗出此  
聖賢成訓自無可疑吾安敢捨此他求而別爲杜撰哉  
奎應以聰明富有之年苟能一遵成法勉進不已則當  
先進淪謝斯文廓落之際庶將繼次興起卒有可觀而  
若其不出門堂之內朝夕臨視低仰權錘審證投劑爲  
補瀉攻達之術則晚谷翁自當任其責吾又何憂哉然  
而索居吟病日暮途窮所望於後進亦不少奎應能發

憤自勵不容少懈時因復風繼此寄音以家居親坊聞  
見及自家工程節度往往提示一二往復論討則庶幾  
相與警發彼此交益自今至死之年未知日月更幾何  
而晚景所樂實無以加此區區老懷亦不能無望於斯  
也儒行一書後學固難輕議而禮輕編末李氏說此為  
的確可据要皆依此商量以自財擇恐無妨俗學之不  
可頓謝者則姑且隨衆應舉隨時致力勿要僥倖惟不  
以得失動念不易賓主為可貴向人求益固亦可尚然  
亦惟在真實虛受真坊著力勿專靠唇吻說一過便了  
奎應豈終有是慮哉勉之勉之

答朴華如在淳〇巳巳

新正惠問迨極欣感卽日春序已晏謹問侍餘鍊玉如  
何旋切溯仰體仁衰病中又添一齒耄荒日甚無以溫  
理舊學寧有新得可言耶謬詢冠禮可見其當事審慎  
未敢少忽底意也固未敢臆揣恣對然而既有所詢亦  
不可無一言以報增級房堂固當以宅之前後左右爲  
南北東西脯監衣頰之設曷不以是爲準耶眉降增字  
祝之時賓與冠者雖不直相對而稍相向授受似不得  
不然禮賓則固當行於宗子家其行於本家者恐非正  
禮然而勢或有不便則因勢行之亦無妨耶此無明據

而只以臆見論對第切愧悚幸更與知者廣議之如何

答金鍊甫就礪○丙辰

山居寂寥寸白如金紙短而意長辭約而情厚或不以  
爲咎否夏初一書寄意鄭重不勝欣感第衰境伉儷之  
痛此平日所自經歷爲之悲澹而一氣流行大化參差  
存沒先後之不齊亦理所難免何必重歎永傷損其天  
和耶白羽之贈乃蒙念及江上逸翮落來山樊翩翩成  
羽儀顧惟病拙若自與仙老有分有時把弄在手飄拂  
林丘依然與振鷺舞鶴上下翱翔何莫非丈人之所賜  
而索居無復一謝後時第切歉恨

與趙甥兄弟居信居讓○癸亥

君家事不欲提說晚谷翁又何以此時云逝也一運所  
驅同時相隨儕友含痛不覺膽裂豈惟一門一家之所  
遭耶第惟事機光景之前後翻覆不已者自有所係若  
使達觀者論之殆若風烟雲雨之恍惚卷舒于目前而  
頃刻變滅自無定狀有不足爲榮悴欣憾莫若一切委  
之於命庸言必信庸行必謹而已未知諸君近日意象  
何如也晚谷翁旌嬰已入地萬事已矣啓期之至顧無  
以往哭臨穴只以數句輓語畧述悲懷送付蘇湖爲轉  
傳計未知能免浮沈否書不盡言須以此紙輪照得以

共諒此懷與之相勉幸甚

與李甥兄弟

垌垌○乙卯

趙生僂所付書想卽見之矣見和之痛何以堪遺舊壙  
無大段可愕灾害否前書所及老夫瞽說得見聽采幸  
甚片言虛受舍已從人大事臨時斷然停置念君平日  
意象實未料其容易辦此人之美德寧有過於是者耶  
可尚可尚然旣辦得及此則其外亦有所當審慎前後  
或不以此乖激失道否自今以往須戰戰兢兢遜言謹  
行委曲盡道婉轉處事不以一毫不平意象著於身心  
一以篤倫理保情義爲主使外人無敢窺其罅隙則善

後之策無以加此在人者不可豫必而在我者所當自  
盡至誠所及豈有不動人者乎情之所至又此煩及有  
不當泛念也此間偶兼別證神思昏昏茲遣姪兒替哭  
致醉而徒步跋涉無以袖去魚果只以數行文付去使  
之借得盃酒讀其文而哭之亦足以知病中此懷也

答金時彥 宗夏○丁卯

一別已久歲色將盡未嘗不日夕馳戀卽茲意外獲接  
手滋審侍學珍勝種種慰幸來書勤懇辭意俱到俗學  
程文之外慨然有反躬向裏之意平日來往竊觀其氣  
象和厚意念周盡不無遠大可期之望而自惟衰慵不

能策勵警發要與相益乃今不待人言挺然自立有此  
好意思好言論而反若有望於老拙自反增愧赧耳知  
方讀得朱書而節要一書卷帙亦不少其篇首所載時  
事出處條諸篇其辭旨汎博筆力汪洋初學着了有未  
易領會易生厭倦莫若先就其中間以下知友門人往  
復答問書看之則其所以因人提誨片片說與者無一  
字無下落無一句無照應往往若爲我提教有足感發  
旣以此反心實體積累漸熟然後乃就上時事出處卷  
吟諷誦習反復上下以觀其旨趣發越則豈不大有得  
於會中而恍然若覘其涯岸乎不肯眞實用力至此而

遽生厭倦不安之意至欲以外傳易解者先之則此一  
念已先差了未免爲病幸須審內外輕重之別而以立  
志爲本勿爲他歧所惑則寧有此患耶若言其階逕門  
路則大學是初學入德之門而論孟次之三綱八條并  
井如八間屋子門路洞然知行交盡而聖賢大訓昭如  
日星曷不先從這裏用力爲循序漸進之計乎讀大學  
者不可不兼看小學填補旣往朱夫子此說特揭於大  
學或問篇首亦不可不念也

答西坡再從叔乙巳

十月十二日下書不知自何而來綵牋清辭滿幅縷縷

無世俗塵雜意想兼以佳句尾贈興致蕭灑平日欽賞  
固知雅懷之不俗而顧今習尚汙下向上真實之工固  
無可議山水清遠之想亦難得其人豈不淡可奇賀耶  
讀書吟詩心眼頓開自不覺灑然興起消卻鄙吝也第  
觀衰景首丘之願往往說及存亾不無悽楚之思此不  
須然爾何不開豁曾次坦然自居爲隨遇自適之道也  
體仁喪威摧剝之餘外念全歇自惟殘景在苒前路短  
促奚必以一時存亾生死攪了我曾中耶一區淵亭爲  
魚飛躍谷裏蝸屋養雞種黍聊且飯僕課兒耕田讀書  
以送餘年耳近者偶讀風詩竊有意會於考槃衡門之

篇遂書揭壁間坐臥歌詠或清畫鑪薰蘭卷肅然對越  
古人所謂我思古人先獲我心處不能不與之欣遇而  
月色灘聲助發興致亦不暇於爲詩耳縣北歸旆恨違  
歷臨而瓊韻惠投意寄可感亦奚下於面拜耶韻語忘  
拙仰報

答再從叔已酉

杖屨之還羽扇低仰出沒林際望之如白鶴乘風飛下  
送行江皋獨立延佇旣又擎讀手帖兼以清詩足以仰  
認晚景清致不寥落令人感歎昨日送奴覓鄙帖而童  
奴未的去路辛勤指示偶述其事得一絕自吟曰路左

新禮洞緣溪山數疊卻尋羽扇翁覓來錦糝帖茲以錄  
呈聊博一粲足以替報向日清什耶

答再從叔

丁巳

兒曹傳下書蒲紙縷縷無非實際語令人感歎貧家計  
活與歲俱窮吾輩於此別無奇謀異策可以脫得困境  
惟將以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為八字符聊以自勵而已  
儻卧寒齋寂寥吟病試歷數古今豪傑則聖師絕糧於  
陳蔡顏氏未免屢空曾子居衛六日不舉火以至顏色  
腫噲手足胼胝下此一等則淵明三旬九遇食少陵拾  
橡同谷其詩有云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妻子色淒涼

韓昌黎嘗自言冬暖而兒呼寒年登而妻啼飢若此類  
不可勝紀右諸聖賢諸君子其道德文章直與天地同  
大日月并輝而猶不免此患則吾輩何人乃敢不安其  
分至或戚嗟怨尤也唐之樊紹述慕古道能文章妻于  
或告之輒顧而笑曰我道蓋是也比皆應曰諾無不意滿  
可見其平日趣尚為家人信服已久吾輩一不食僂不  
能泰然忘情為家人者雖不至交徧謫我而亦未免失  
其歡色是則其不食非可憂惟不能使家人若樊子之  
妻孥者實可愧非自反警惕處耶長夜無寐徃徃思念  
及此則志氣稍若警發意思頓覺踈爽始知救窮拙法

莫此為妙同病相憐不敢獨善奉以仰告幸以此少試  
之則亦不能無效所謂分進靈丹要與共嘗者也不以  
方士妖論見訶否滿江冰雪塊坐無侶詩思寥落不成  
一句恨不以一絕韻語獻破愁城然所陳若干辭意若  
蒙肯採則其排憂遣悶之功亦不下於詩韻之鏗鏘未  
知如何

答族弟立仁癸丑

向日長牋可見近日閒居玩究有得此豈容易答去耶  
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不過為兩事非但程  
朱訓為然蓋其實理似不得不爾而乃有當分作四事

看之訓所以有疑於溪訓而未也強究得解也來示如此  
此覩縷後學之篤信師說安敢不爾而但所以分作四  
事者終欠分曉若只以必有事焉勿正爲一事勿忘勿  
助爲二事而欲指爲四事則是不過以二事換名各分  
而已勿忘是有事也勿助長是勿正也烏在其爲四事  
也試思之必有事只是事所當事而勿忘是加申念無  
間也勿正是勿先事豫期而勿助長是勿當事妄作也  
如是看了則乃可以分爲四事而各就用力之地耶至  
謂與鳶飛魚躍義同此意儘好平居未嘗不時時諷誦  
以自警省而今方論一事四事則有未能暇說及此不

必長語

與再從姪昂梅 未

歲之將除行者咸歸而乃獨一去念返他鄉可樂有甚  
於故鄉而然耶客牕守歲之苦可想其太無聊也此間  
幸姑無事而每念遠客離鄉顛沛失所有不能念能不  
以羈苦亂心否能不失素志自守否能讀得書否能激  
勵自拔否徃徃與沃姪輩說話及君未嘗不喟然發歎  
也

與鼎梅 戊戌

發行之日聞宿赤羅未知過幾日得到而無或犯危添

病否奉遷祠廟日夕歡侍省定瞻謁兩盡無憾自今以  
後庶得專著一邊而回首家鄉未作他界矣此間送行  
之後諸族相對興嗟每想其奉廟行色常在于眼而有  
不得忘者復得詠懷二詩亦情之所不能自己也此等  
空言雖無補於實亦足為勸戒不忘之一端故欲並編  
前後諸作投寄客中已以此意囑沃也合成龜園贈別  
帖付去早晚當有此一事矣餘祝隨事慎戒無敢或忽  
以時讀書講義有以自立終不負相愛之誼則是不見  
亦無異相見也

答鼎梅

甲寅

眼疾比劇無由作覆字吟寄一絕以寓言外無窮之  
當與南國竹枝詞同悲覽之能頗會我意否大旱又  
此民將盡劉幸千萬慎旃自保也餓死事小失節事

與從姪鼎沃

乙酉

潦暑乘常宿證不添發否戀戀客裏雖不從容既不  
日往還則幸勿優優泛泛日事追逐而已也且念同  
相處謹言最難須十分慎之

與從姪鼎五別紙

乙未

為文貴正而不貴譎貴實而不貴虛貴嚴重而不貴  
輕貴端的而不貴荒亂此不但判其工拙有德無德

子小人之別未  
篇引喻不切意  
古體無萬一近處  
落須多讀得力  
遇少小悲歡不能  
幸遇進於此將  
當類此極怪極  
可觀浦村悲詞  
須作惟診氣一  
做文必審慎其

則豈嘗命題要做耶况兄弟相對酬唱非一再而絕無  
以問學義理相勸意思或專於謾吟或過於傷情殆若  
童孺婦女而一心無所定向何乃如此也此後則絕勿  
復爲若或命題發語必取其有意思關實用導和養性  
爲材料則此亦一段工夫古人所作何嘗有不然者耶  
雖然亦不必汨沒爲之恐受大害茲和成兩絕亦反離  
騷之類也

與鼎五已亥

知眠食無事文篇批送而卽見姜上舍所寄詩若書則  
頗有許獎之意慰甚但因於所長忽於所短此古人所

戒况又以外人毀譽動其心則不免有終身誦之之病  
此可惕念處也須勿癖於詞藻養其本源實德誓不為  
流俗淺淺態也

與鼎五乙巳

桃開行今發去否居夷出入古人所戒而亦或有萬不  
得已處豈盡拘此耶凡對人酬酢勿放言語勿煩動止  
一以恭敬嚴謹為主勿失禮意為佳內行一事亦所當  
審處不得不與彼中主事者相議慎勿以憤閔不平之  
意形諸外面辭氣之間切忌凌厲迫切務要委曲婉轉  
開陳誠心使之知事勢之不得不然而毋至乖激幸甚

凡人處變之道固應如是而衰服人事又與他自別千萬慎旃隔水遙望無由面囑委人錄示庶領此意也

答族姪鼎周辛酉

來示縷縷方在滿室憂病中而乃能反身自警陳說及此可想其志意之篤能以是自勉豈卒無所立耶所囑事不待君言有意已久適此新元特有所感畧有所述令家兒書送一通而顧其辭意不是偶發能領會我意激勵加勉不只作楮壁間無用標榜否所以必令辰兒書贈者亦不爲無意要共與之協心相勉第其筆秃手拙字樣不佳君更寫看亦無妨

答鼎周問目

從大父祥事在三月十日而季父服喪在十二月故練祥則將以服喪日行之初暮祀事時只告事由而不用祝耶

小祥固爲退行而初暮祀事則似不必用祝只告事由似宜

從大父襄禮時未及造主故今將追造題主祝則改旣成爲始成去形歸以下八字耶題主奠因夕上食行之恐無妨未知如何

題主告辭依所示剛節本告辭而畧提事由以告似宜



